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左氏傳續説卷四

宋 呂祖謙 撰

僖公

諱國惡禮也元年

國惡只是魯國臣子所不忍言者所以養臣子愛君之心若公言君父之惡便有弒君之漸

諸侯救邢元年

當初狄伐邢齊已救了何故又救耶盖衛與邢相近

始初去救邢狄人雖退却去伐衛故衛為狄所滅狄既滅衛却乘滅國之威去伐邢所以桓公率諸侯再來救邢然不便去救次于聶北者蓋夷狄中國之勝負於此乎分齊侯是伯主萬一小敗後夷狄便浸強中國便浸弱所以未敢輕去直待邢人突圍而出方敢乘其勢亂而逐之

具邢器用而還之師無私焉元年

邢不比衛衛是滅亡之後重新把服用與他今邢尚

自有遺物無者從而與之未備者從而全之師無私焉見得邪自有遺物師不敢胡亂去與他私取一件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元年

既與之邑又加之田厚賞之也此三家始盛之因後襄七年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十三年叔弓圍費十四年南蒯奔齊二子來歸費三十二年史墨對趙簡子曰昔季友桓之季也有大功于

魯受費為上卿定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季氏墮費

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元年

哀姜於魯大義已絶魯人正當討之於閔公既死之後僖公未立之前方是此魯當討而齊不當殺齊知魯不去討故取而殺之於齊

諸侯城楚丘而封衛二年

封衛如何却在遷邢之後狄人無有在者然後去城

楚丘而封衛此非是緩其勢當如此

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二年

晉獻公如何知虞有宮之奇蓋獻公是有意經略諸國底人平時下工夫正在此所以先知得若是不曾留意在此者雖敵國之謀臣亦何縁知得

荀息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二年

此正穀梁所謂達心而言略者也荀息所以知得子細亦是當時謀臣非特知得宮之奇之為人虞公之

情性他亦知道故假道于虞曰虞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虞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他知虞公是要人取奉底人故先夸大其功以投他之所欲

保于逆旅 二年

逆旅是旅舍言處于旅舍時復往來侵略耳兵亦不甚多也

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二年

大凡滅國曰滅此特取虢之下陽何以亦曰滅盖虢有

上陽又有下陽上陽是虢所都處下陽亦與上陽相等既為晉所取此便是與滅國一般

盟于貫服江黄也二年

先孤楚之黨

楚人伐鄭二年

齊楚所以欲爭鄭者何故蓋鄭界齊楚兩間齊得鄭則齊霸楚得鄭則楚霸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三年

舟蕩而公獨懼者何蓋蔡亦近淮之國其俗習水為常了所以蔡姬不畏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四年

此段是看得桓公不是因伐蔡了偶然去伐楚蓋齊欲伐楚經營多年却本是要伐楚了因特伐蔡耳

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云云四年

此見得緊要處管仲必自出來說都不使行人對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四年

五侯九伯論來自是用二伯同管一伯止管得一半此却云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何故盖太公是師當時特地以此命他却與常制不同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四年

此管仲以大題目去問他處包茅正是荊州當貢荊正是楚地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之水濱四年

此見得楚國勢强處不肯全然屈下故其辭半服半不服如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此皆是楚對得好處他所以能如此者盖楚有子文為令尹其才略可與管仲相當正如司馬仲達對諸葛武侯一般

楚子使屈完如師四年

楚何故不便來敵齊却使屈完來何故盖齊是霸者

其師又皆是節制之師不可輕犯所以先使屈完來

觀之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四年

蓋霸者之師凡經過處諸侯必須供其資糧屝屨如

用師批劵之類相似

齊侯說與之虎牢四年

見霸者之權專雖諸侯他國之地予奪皆由他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

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四年

此不知何處見得考之洪範七稽疑甚明始言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吉又曰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又曰庶民從龜從筮從卿士逆汝則逆吉蓋謂曰汝曰卿士曰庶民雖逆然龜筮之從則自吉也至于作内吉作外凶則曰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於此乃見雖筮之逆然得龜之從亦吉矣此所以為筮短龜長也是以古者大事必卜卜所

以為最重及夫龜筮共違于人然後用作凶
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四年
此左氏書法最高處蓋當時驪姬所憚者惟里克一
人而已然里克柔弱避禍却有中立之語使驪姬敢
於逐申生而立奚齊全無忌憚此便是與里克同商
量一般何以言之中大夫便是卿古者大國三卿皆
命於天子次國二卿一卿命於天子一卿自命故命
於天子者謂之卿如周禮所書止有中大夫却無上

大夫葢卿便是上大夫正與此制合注中所謂中大夫為佐卿非也但只是亞於卿者齊侯是大國亦只是二卿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觀此則齊只二卿而已想是公之國方命三卿侯國只命二卿而已晉武公是簒位而入國天子未嘗命他卿故只有中大夫中大夫便是晉國秉政之臣以此見春秋之初此制尚在雖晉之强暴亦未敢改後來此制紊亂天子反減諸侯反多一國既有卿又有上大夫中大

夫如叔向所言

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姬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四年

觀其祭地而地墳之時此已見得是毒了何故又與犬與小臣盖驪姬要做箇明證了以重他罪往往此事亦恐是驪姬與獻公先自商量了所以敢如此然論來申生到此時亦自可去而卒不去者何故蓋申生為人小不忍而害大義雖不得立逃去他國亦何

害

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五年

春秋如此事皆當時大事所以必告於諸侯

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五年

夷吾獨訴而重耳不訴者何故以此見重耳夷吾賢否處蓋重耳當時已自知了

士蔿稽首而對五年

稽首是以首至地凡敬其命則稽首然士蔿當築蒲與屈之初何故不諫盖初時見獻公之頭勢難説所以不敢説到獻公責他不慎故至此敢説

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 五年

重耳自不校便了何必須要徧徇國人盖重耳素得蒲人之心蒲人只要去救他本不識重耳之本心萬一来校時恐害他後来大事所以不得不以此號令

蒲人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五年

胡氏所論極精確曰以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揺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至易變而之正以大

義為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萬世之大論正矣

陳轅宣仲譖申侯于鄭伯年五

只緣申侯被利昏了雖宣仲陷害他如此分明也自見不得論來初間止是申侯反覆不是陳轅濤塗却是後來兩人却都不是與他一般了

鄭伯逃歸不盟年五

只是潛身而歸正如高祖脱鴻門相似若以軍歸則齊安得不覺

江黄道柏方睦于齊五年

江黄道柏皆是近楚小國齊平日工夫正在此上先服小者然後來理會楚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竒諫五年

宫之竒到此諫得詳何故他亦見事勢極了所以盡說得出利害曲折無不瞭然

虞不臘矣五年

臘是祭名見得春秋時已有此名史記秦紀書曰秦

初臘此太史公自秦言之盖言秦于此始初臘耳非臘始于秦也或者疑臘是秦時方有而不知自古來已有之以秦本西戎典禮未備至此方用臘當時諸國用臘者亦多且如秦紀書縣宜陽豈是古來未有縣而始縣于秦耶

晉滅虢五年

時桓公既為伯主何聽晉如此縱横盖當時天下縱横之甚救不得許多頭行最是夷狄極感所以先去

伐狄其次却來伐楚故後來雖不伐晉而晉自來服

此乃見桓公規模處

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五年

媵本是卑者為之此特使虞公媵正要屈辱他如劉

聰使晉懷帝青衣行酒相似

而修虞祀五年

此一句左氏正欲應宮之奇神其吐之之語

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六年

賈華是七輿大夫爲右行者夷吾與屈人盟正欲以此結屈人之心尚有覬覦復入之意

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六年

郤芮爲夷吾謀不爲不是但奔梁之策乃苟簡淺近欲復國之意所以不如重耳奔狄之意遠大也

管仲言於齊侯曰招擕以禮懷遠以德七年

招擕如鄭擕貳之類懷遠是江黄之類

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七年

官是諸國所掌貢賦之官齊既富强又是伯主諸侯各來齊受所貢之物以貢于天子盖齊既伯諸侯欲以此結諸侯所以與他物以為貢正如一邑之中有上戶先代下戶輸納之類想當時亦有不貢者伯主正欲以此倡率之既結得諸侯又能上尊天子

守命共時之謂信年七

共時便是時見曰會此只說會耳

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年七

無國不記見得諸侯國皆有史如杜氏謂汲冡紀年篇有書魯晉事類春秋者可見

子華由是得罪於鄭七年

子華既是太子了何故却使齊伐鄭葢子華急要篡國為君耳如我以鄭為內臣一句可見

襄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七年

懼王子帶之黨歟

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八年

禮記檀弓虞夏商周之殯皆不在廟至此却在廟何故此制度當考

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八年

襄公本當立何故讓子魚蓋襄公只是要着意做好事底人雖常好名而實不稱如泓之戰不禽二毛之事可見

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九年

襄公在喪何故會諸侯如此速蓋宋是顯顯之國如

齊侯屬孝公於宋襄公齊桓公所以獨托於宋者亦是見當時顯顯者只是宋故襄公此會不得不自出來然此會亦當時盛會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九年

晉踐土之盟不賜而齊桓葵丘獨賜者何故蓋周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文公是同姓是所當賜者故不書齊是異姓本不當賜王特地加厚于齊所以見得是異禮

天子有事于文武九年

天子有事于文武便是祭祭是大事故直謂之事如洛陽重牡丹故直以牡丹為花若其他花卉各自有別名名之

宰孔先歸九年

宰孔何故先歸蓋宰孔止與會不與盟盟者自不信而後有盟宰孔所以不盟者不敢以不信待天子之

臣

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九年

盖當時三方皆往了只有東邉未去非久必去西既

會了必不復來

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九年

此是指晉言之盖說與晉當時齊已不來但自歸去

察其國之亂務靖安之足矣不必往齊也晉之亂便

是荀息奚齊事

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

大夫九年

當時申生已殺重耳夷吾皆在外只有奚齊卓子二人在裏面此所謂諸孤正指此兩人言也

耦俱無猜九年

俱謂送往事居兩事無猜謂無猜疑嫌忌言我無愧于生者死者

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五年

里克既要殺奚齊何故却先說與荀息則甚且荀息

伐虢伐虞亦不是無謀庶人受遺托孤亦不是無權

庶人蓋當緣民心離散衆意不屬於奚齊卓子荀息

所以做不得然克所以先告時亦見得風俗尚厚

詩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九年

此亦是一節可取大槩亦不濟事

齊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九年

何故只止高梁便還蓋齊侯是伯主了一則恥於不

能大救二則又力不能及而秦晉又强所以只略行

便歌令不及魯蓋當時去伐晉時亦無甚諸侯從他

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九年

夷吾入時重耳何故不入蓋檀弓所載晉獻公之喪

秦穆公使弔公子重耳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

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于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

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命觀此見得夷吾是

賂人了求入重耳是人勸他入却不入二人之賢否

於此可見況當時謀臣重耳所偕是舅犯之徒夷

吾是郤芮之徒人品高下亦甚遼遠

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 九年

此二句言其易納欲秦助惠公

夷吾弱不好弄能鬭不過 九年

此數句言其可以為君見得古人語言大率婉順郤芮是當時謀臣大計策雖未了得若此等言語亦會說得好

是吾利也九年

此句如鄰之厚君之薄也一般

晉侯殺里克以說十年

潁濵蘇氏曰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弒君書之矣惠公既入而殺里克以弒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弒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

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為君而晉人不以為君也既以為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為弒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弒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弒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說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里克而背内外之賂國人惡之狄人怨之兵敗于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吕甥郤稱冀芮

皆以兵死盖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與而天亦不與也此此論極是

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十年

論來本無此理只緣民心不附屬夷吾故民或訛言如此此亦將亡之兆

七輿大夫十年

七輿即周禮侯伯七命貳車七乘晉只是獻公時王命一軍為晉侯獨上軍有之正義謂下軍亦有恐未

必如此所謂欒盈下軍七輿恐只是前時上軍之制

襄公二十五年下車七乘亦略可見

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十年

左行何故止一人右行何故有六人當攷

秦晉伐戎以救周十一年

秦晉伐戎以救周齊何故却不來蓋晉近周已自先去了齊既見自有晉理會了便不去以此見桓公胃中畢竟寬大與晉文不同如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

晉侯辭秦師而下是汲汲要爭去理會此皆是不及

齊桓處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曰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十二年

應是報應之應督謂厚之意踐乃職者謂位雖是下卿而職則秉齊政令還以職尊之故杜氏曰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畢而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也

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十二年

仲孫湫是齊之賢者以閔元年省魯難之事觀之見得齊國出使有人可以見齊之使能如此

秋爲戍難故諸侯戍周十三年

戍有兩般有每歲更戍有待事已而久戍者觀采薇之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此是遣戍于春時至次年更留防秋而歸則冬時矣乃每年更戍之制也觀勤戍五年之語則直待難平事已而方得迈不比常戍有更代之期也今戍周專難

末已只得且成其國又須自以時遣人代之

百里奚論與晉糴十三年

子桑與百里奚所言不同子桑之言利害固是但所言之意又不如百里奚資質渾厚百里奚秦穆公兩人資質皆好觀其言可知然穆公皆用百里奚此其所以興

自雍及絳相繼十三年

此是舳艫相銜而往

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十四年

遷杞便與遷邢不同此見齊桓公自葵丘會後驕心生凡事皆不如前時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傳續說卷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楊以澐

監生臣胡潮

左氏傳續說卷五

宋　呂祖謙　撰

文公上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元年

大抵歷法不過此三句履端於始正是立春立夏之類是四時之始舉正於中是一月中氣如春分秋分斗建寅建卯之類歸餘於終以每月大小盡每歲零日積成閏此三句皆統說一歲事書謂協時月正日

正是此三句素問謂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註云端首也始初也表彰示也正斗建也中月半也推退位也言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此說却分明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二年

文公何故不朝晉前輩謂文公做事大率寛緩亦是如閏不告朔之類大率如此

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二年

古者卿不會諸侯與伯子男會可也處父不能正君之失故春秋去氏以貶之

大事于太廟二年

禘祠烝嘗常祭也故止曰事若禘祫之類非常祭故曰大事

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二年

弗忌亦是想像得如此耳蓋閔公薨時年七八歲僖公之薨幾五十餘矣故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禮無不順二年

禮者順也大率禮事無有不順況祀是國之大事豈可不順今乃逆之豈可謂之禮

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二年

契與不窋非是不賢只較之湯武則少劣帝乙厲王却非有德者雖非有德而禮猶尊上之蓋子不可以已之賢而先父

臧文仲其不仁者三其不知者三二年

下展禽蓋柳下惠當時之賢者位之以卿可也今處之於下位故曰下天生賢者本以利民如養賢以及萬民蓋惟賢者乃能保芘萬民今而不用是使民不蒙其利所以謂之不仁廢六關止為禁民之竒邪未嘗有征到臧文仲廢關使商賈得往來意在富強其國亦未是要取他利此法之初變也又其甚至戰國時却又添置關以征取商賈往來賦税又法之再變也妾織蒲蓋公卿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作虛器

蓋無位而虛有其罷又無所用處故曰虛罷縱逆祀當文仲為魯卿其勢自足以禁弗忌之逆祀惜乎素不學禮而不能正故謂之縱祀爰居爰居只海鳥偶避風於魯地耳而命祀之此皆不知處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大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海鳥已不知而祀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無功而祀非仁

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兹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
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文仲聞柳下惠之言曰信吾
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然臧文仲是當時賢者却
有此等過失何故盖文仲之過亦止此數端耳皆可
數可書者此乃見文仲賢處若他人之過則不可勝
言矣然下展禽一事不謂之不知而謂之不仁何也
盖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却非是不知乃是不仁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二年

襄仲是莊公子於文公為季父其親最近也故文公成公之世當時雖有三桓為卿大抵却是東門氏用事其後却是三桓好甥舅齊魯本是甥舅之國修婚姻是重姻親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三年

當時不是文具必須盡焚然如何能復歸于秦蓋秦所以示士卒必死之意萬一摧敗倉卒決不可回既勝晉了却不患無物可渡如戈矛浮瓢之類皆可以

渡不必皆是舟

晉人不出三年

晉人不出便是大勝晉了不必交兵

封殽尸而還三年

殽之敗已三數年了如何又有尸只是骸骨皆是尸

封是積尸在一處以土封之如京觀之類其意却與

京觀不同京觀是夸大其功積尸令高此却是斂向

時之敗死者堇埋封瘞之

遂霸西戎三年

蓋為西邊戎狄之長不關涉中國事

其不懈也能懼思也三年

懈字說得極切大抵人纔做事敗了意思便懶怯惟孟明却不懈怠仍自奮作於困頓中能懼思也懼而能思尤好只是懼又不濟事須懼而能思則其思必切於利害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三年

蘩至賤之物公侯却是至重底事然苟有可用不管其他如孟明苟有可用不管其他有不善處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三年

言人臣爲國家宏遠之計者莫如舉賢者爲益無窮

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四年

蓋夫人位望輕時事事便做不行如東門氏殺其二子皆是文公始初輕了出姜故大率不爲衆人所欽重

在國必亂在家必亡四年

夫人義兼家國在魯言之謂之國在宮中言之謂之家

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四年

蓋名分上下截然不可犯處便是天威書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與此意同

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四年

此皆是穆公好處以功業論固不及桓文以資質論

則有遠過桓文處邵康節謂穆公是五覇得一極是

王使榮叔來含且賵五年

車馬曰賵古人以祭罷鐘鼎為寶以車馬為貨在當

時車馬最是易貨底物如今人以金玉為貨相似顏

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不是便以車為椁乃是欲賣

車以為椁見得車馬易貨當時便人人要用底物

召昭公來會葬禮也五年

此禮非周公禮經如今時州郡例册相似當時以為禮耳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五年

德之不建謂上無明天子建德以固諸侯蓋天子建德者也民之無援謂下無賢方伯以救援而使聖賢之後見滅於東夷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所以如此六蓼是唐堯所封經許多時尚在到此一旦滅了所以深歎文仲畢竟是舊時人識得此等事要緊不

然亡國亦多何故獨嘆此二國想當時典籍尚具在
今六安縣有皐陶冢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五年
註嬴逆旅大夫是主客館㡳人國語云陽處父如衛
反過甯舍於逆旅甯嬴氏
商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五年
是惟深沉不暴露㡳人為能剛惟高明不暗弱㡳人
為能柔箕子恐後世以張眉揚目㡳人為剛以因循

不整底人為柔故書曰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此三句正解上面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三句到下面正直一句便不解蓋此句容易曉故特再舉所以為剛為柔底樣子説與人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五年

此句以草木譬之華不必盡是詐偽且如要濟惠底人易得多可人情不周徧則衆皆怨之甯子初見處父便踴躍從之他想見是華及久便釋然舍去此便

見得他不實國語云羸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
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曰吾見
其貎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白季皆卒六年

中軍帥先且居即霍伯也中軍佐趙衰即趙成子上
軍帥狐毛箕鄭父上軍佐狐偃荀林父下軍帥欒枝
即欒貞子下軍佐胥臣即白季

蒐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

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六年

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六年

中軍帥趙盾中軍佐狐射姑上軍帥先克上軍佐荀林父下軍帥箕鄭父下軍佐先都此一次命帥凡三次更改而後定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六年

不罪襄公而罪穆公者蓋當時穆公曾命三良殉葬

故特罪之

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六年

猶字與況字相對法是末節尚立而遺後世況賢者

國之本豈可殺之乎

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六年

並建不特是一人風聲是教化著之話言如周公作

書告成王是也予之法制如冠昏喪祭是也告之訓

典是先王之書道之以禮則是以禮防民而教之中

使毋失其土宜使人民萬物各得其所如稼穡之類亦使各得其性

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六年

季文子求遭喪之禮大抵士大夫平時皆當自講禮不待臨時方求然文子備豫不虞儘勝得不講者比之平時素講者亦是其次

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六年

敵惠是我嘗有恩於人此人不親自報我而死我亦

不責望他子孫來報敵怨如我有怨於人未及報而此人亦死我亦不復報怨於他子孫此便是忠之道也古人大抵多說忠字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忠

同官故六年

杜註同寮是趙宣子與狐射姑同在中軍故謂同寮如一人在上軍一人在中軍之類此不謂之同寮

盡具其帑與器用財賄六年

左氏詳書之者蓋見得纖悉周盡向慱議論趙宣子

特地遣叟騈送狐射姑之帑全不是蓋古人風俗尚厚却不如此

親帥扞之六年

叟騈親自扞衛者蓋恐叟騈之人其徒黨或害他

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六年

夫閏月在天雖無閏人却不可無閏蓋閏月之氣首尾正占兩月如閏三月前半月便占正三月末之氣後半月却占四月初之氣其間七十二候如倉庚鳴

苦菜生之類閏月亦有之閏月既有此時候則凡所謂蠶桑耕種底事亦當各隨閏月中之氣候以為之如不告朔則閏月中間所當做底事便廢弛了此便是棄時政也

穆嬴頓首於宣子年七

古者婦人拜禮與男子一般自後世方改了

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年七

奉即抱也如曲禮奉扃之類

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七年

見得當時諸大夫皆知靈公必無道無一人敢說靈公當立者

箕鄭居守七年

居守在春秋時是一件大事

士會在秦三年

不見士伯七年

士會此意極好大凡人各就資質便處相入有憂底

人自要與憂者處無聊底人自要與窮困者處此皆是資質凡下士會不見士伯却不肯如此亦正是處患難之法蓋患難中正當以靜自處豈宜迭相往來以引惹閒事士會意思正如此是出於歷練熟所以後來復歸于晉

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年七

此見得當時風俗厚處賈季以陽處父之故出奔狄自他人既得罪於宗國必懷不平之意賈季仍舊不

棄父母之邦其言尚為晉在故當時宣子所以使他時亦託得他過此足以見風俗厚處正如公山弗狃曰人之行不以所惡廢鄉

對曰趙盾夏日之日七年

其意亦欲懼狄此狄是當時居中國者

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七年

盾是大夫如何以大夫盟諸侯蓋當時靈公尚少

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對自

申至于境八年

至虎牢之境申與虎牢皆鄭地衛鄭相近故自鄭之界皆還衛

司馬握節以死八年

司馬所以有節者蓋其職主兵古者節之制大小短長固各不同如周禮玉節角節或以金為節或以管為節所謂玉節須畧短所謂旌節須長蓋欲節上掛旌也然一節須分為兩其一分収之於國其一官自

守之合而後以為信如止有一節則人或得以自為之何以防其欺偽後世所謂節之制皆訛了古意與古制全不同古時亦官長有節如以下官屬恐不盡有

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于府人而出八年

周禮掌節府二人古時必須自有府庫以藏此節故蕩意諸所以效節於府人

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八年

皆復謂其官屬官屬皆來尤見其從容整暇處

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九年

當時賊殺先克者五人何故先殺此二人想是先知

得此二人耳到後來探索得三人出故三月間始殺

箕鄭父士穀蒯得三人

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九年

范山言于楚子一段舊說已得大意蓋中國與夷狄

一消一長常相盛衰

鄭及楚平九年

陳懼乃及楚平九年

楚服陳鄭陳鄭是近楚之國至宋亦服則大勢全歸于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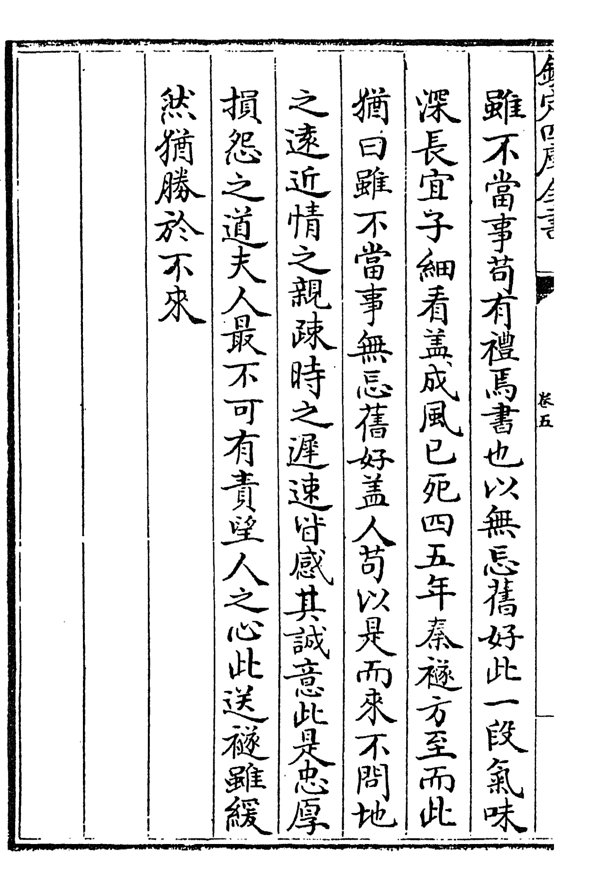
楚使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九年

當時越椒只不過恃楚之大而輕魯之小而不知傲時便是傲了先君故叔仲惠伯謂必滅若敖氏之宗

以此見古之時最重宗廟盖使臣出使他國必先告廟然後行則此幣乃先君之幣也如西漢丙吉子顯少為諸曹嘗從祠祖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大夫曰宗廟之重而顯不敬亡吾爵者必顯也漢去古尚近氣味尚在到後漢則全無此氣味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九年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而左氏謂諸侯相弔賀也



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忌舊好此一段氣味深長宜子細看蓋成風已死四五年秦檖方至而此猶曰雖不當事無忌舊好蓋人苟以是而來不問地之遠近情之親疎時之遲速皆感其誠意此是忠厚損怨之道夫人最不可有責望人之心此送檖雖緩然猶勝於不來

左氏傳續說卷六

宋 呂祖謙 撰

文公下

富父終生駟乘十一年

古者車甲士三人駟乘之制蓋縁戎狄强大特添此一人

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十一年

大抵君道善羣須得衆人共輔方得豈有獨恃一已

有力而能自立者蓋天下未有能獨立底人

彤班御皇父充石十一年

充石是名皇父是字大凡古人書人名必先書其字

宋公於是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十一年

此正當周幽王時蓋關譏而不征乃是文王治岐時

所用法周禮國凶荒則殺關市之征此亦取得不多

到幽王時已自多取至春秋時浸浸尤甚

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一年

太子以奉社稷宗廟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今朱儒留戀夫鍾之地以自便苟安其君父在時既不視膳問安及其亡也又不能居喪盡禮二者俱無則祭祀之禮絶國人所以不從之也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十二年

大凡聘禮賔襲執玉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賔公側授宰玉至事畢後却還以玉歸使者此是常制魯之辭秦者魯是晉屬國所以辭者不與其伐晉也

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十二年

何襄仲一聞其言而便謂君子蓋秦遠在西戎而使臣之辭命和遜如此便知其國有君子而非陋也

范無恤御戎十二年

此言御戎而無車右非無右也偶不載耳

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十二年

深壘便是高壘蓋溝深則壘高高時取土必就下取其壘既高其濠必深固軍是軍所舍處必致其固

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十二年

此是指出為卿者如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如陽子成季之屬也之類皆是春秋中家臣出為卿者亦多當考

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二年

士會所以以臾駢趙穿之謀告秦者亦以一戰之勝負本不甚計利害而士會既出在秦又欲安於秦所以以此謀告之然秦欲滅晉時亦决不肯如此教他

要之為士會當如鄭公子蘭從晉伐鄭無與圍鄭者方是

秦軍掩晉上軍十二年

此只是略地以引動晉軍

趙穿追之不及十二年

大率有寵之臣最要先犯軍法彼蓋有所恃而然當時趙宣子所以不禁他時亦緣穿有寵無如之何然趙穿既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既是後生不練事底人

又好勇而狂又多忌克此必敗之道豈可處之軍中

此却是宣子措置得不是處

秦行人夜戒晉師十二年

此蓋是約戰期

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十三年

桃林便是函谷關戰國曰陰晉秦孝公下令謂三晉

攻奪我河西地是時陰晉屬魏後來商鞅敗魏公子

卬之後魏納陰晉于秦秦遂更名曰寧秦特名此地

為寧秦使見得此地係險要之地漢高帝八年更名曰華陰屬京兆尹武帝元鼎三年緣楊僕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武帝意好廣闊於是徙函谷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以故關為弘農縣唐屬華州禹貢太華山在縣東水經註云河水南流衝激關山因謂之潼關安禄山之亂黄巢之亂所以入來得時只緣潼關失守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

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郤成子曰不如隨會十三年

諸浮是野外之地謀欲密故出於野看宣子荀林父郤缺三子之言見得宣子深得執政之體宣子意欲復士會未肯先自說出且舉賈季隨會兩人統問衆人如何虛已平心聽其公論所在方中行子欲復賈季固是說得未甚盡到郤成子請復士會則衆人始服所以從之使宣子便自以已意先說出則便非為

上之體

六卿相見於諸浮十三年

諸浮必幽隱處恐秦人知其謀故於幽隱處謀之

能外事十三年

賈季知得四方諸侯之事地勢之險要人才之賢否

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十三年

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此方是人才若賤而不知所恥狠愎而使人不犯亦何足貴

魏人在東十三年

作詐降之勢

吾謀適不用也十三年

想繞朝當時亦曾言之秦秦不從耳

其處者為劉氏十三年

此一句本無謂恐西漢人添入蓋左氏一書本無閒句設有此句時後面必有事相應後面無一事應所以見此句是添入蓋西漢時惟公穀列于學官左氏

不曾立學官到後漢因此立學官

邾文公卜遷于繹十三年

此段見左氏智識明處所以取其驗於人者載之此非知道者安能如此惟文公斷之在已不惑於左右故左氏曰知命此去理上看不去事上看若常人必舉不驗處以證其謬

子家賦鴻鴈文子賦六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十三年

公與晉衛會各賦詩以見意見得意思雍容詳緩各自有味凡左氏傳載賦詩處皆好看

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十四年此是魯史之例非孔子春秋之㫖蓋魯史不書所以懲不赴者之不敬春秋不書所以懲天下諸侯之無王蓋天下共戴天子於上安有天子崩諸侯猶有待於赴而後知耶

子叔姬妃齊昭公十四年

此子一字見得是文公女

公子商臣驟施於國而多聚士十四年

驟施是一旦周旋要結人士不特是人才凡厮養士卒之類皆是

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十四年

有司官司也杜註謂富者非是譬如今預借官錢相似蓋公子商臣是當時彊恣底人所以使令得行

有星孛入于北斗十四年

有星孛入于北斗正是入北斗之環域盖北斗是天綱紀之星宋齊晉是天下紀綱之國所以見得有亂

胡氏春秋所論是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十四年

向來城濮之戰七百乘却是晉國所自有之兵此八百乘却不是晉國所有共取諸諸侯者耳盾欲納捷菑此是盾見得不分明後來一聞齊出貜且長之言便還師而歸此却是迷於改過處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十四年

周公與王孫蘇訟王使尹氏訟周公于晉此是天子下訟于諸侯如晉郤至與周訟是天子與諸侯大夫下訟于霸國衛侯與元咺訟是君臣相訟于霸國鄭伯與許男訟是諸侯相訟于大國王叔陳生與伯與訟是王臣相訟于霸國之使昭子與季氏訟是諸侯之臣自訟於其國清沸魋偽訟三郤是小臣訟于執

政楚穿封戌囚鄭皇頡公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犂

此又一國之臣自訟于本國之執政

盧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十四年

當時不用兵伐之而却誘之者何故蓋當時莊王在

如用兵却是刼君所以不敢

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十四年

此一段是大節目蓋當時天下强國四晉楚齊秦互

相角立自殽之役後齊却與晉為一秦却與楚為一

雖其間自有曲折不同然至春秋末大勢分而為二

却自此始

穆伯求復十四年

穆伯所以自魯奔莒歸魯而復奔莒奔莒而復求歸者何故蓋初間歸魯而不得為卿所以又奔莒既奔莒而莒又不如魯所以復求歸蓋在魯雖不為卿而其子則為卿也與在他國氣象必不同

請葬弗許十四年

請葬但欲歸葬不必如杜注請以卿禮葬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十四年

此自下而拔出為卿者葢古者有世卿皆是世承其職而此外却自有匹夫登上位者如此類便是若不如此則成周三年賔興賢能者却頓放在何處然封人之職甚卑自封人而為卿高哀必是大段有過人處觀其不義宋公而出其去就之輕如此則此人大略亦可見矣

齊人執單伯十四年

此王室衰甚齊君無道處

又執子叔姬十四年

公羊子以為單伯淫叔姬蓋公穀只是經生不識朝廷大體其間載事或有鄙俚然其中說經旨處却與理合處甚明不可不子細看蓋緣他傳得子夏學所以識見至此若載事則不比左氏左氏是國史識得朝廷大體

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十五年

曹與魯同在東嶽皆東方諸侯所以五載之閒復相朝聘先王之命如此至此特修之耳修是久廢而復講

齊人或為孟氏謀十五年

孟氏注云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為庶長故或稱孟氏古者以王父字為氏慶父自共仲則本謂之仲氏然以其是庶長子故杜氏謂之或謂孟氏也故春秋只

書仲氏不書孟氏

惠叔猶毀以為請十五年

正如申包胥慟哀秦庭之類

立于朝以待命十五年

大宰朝時只旅進旅退而已至此常立於朝待許而後退

且國故也十五年

所以存國家之大體蓋穆伯亦是公族且為故卿不

可使之不歸葬

葬視共仲十五年

看此句見前面杜氏注請葬謂之請卿禮亦未安

帷堂而哭十五年

禮朝夕哭不帷帷而哭此變禮也檀弓載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此是正禮

救之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

也十五年

此正是宗法恵伯舉宗法以言之耳如宗族之中有窮乏當救之善者賀之有災者弔之同其祭祀以致其敬哭其喪以致其哀此是宗法之義如此雖兄弟之初時或有不足至於此數事之中則惻然有不能已毋絶其恩愛此是相親之道

孟獻子愛穆伯二子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十五年

獻子告季文子亦已信之矣二子皆死亦自愧不安而死孟獻子正是宗子宗子有君道博議所論此事非是

晉郤鈌以上軍下軍伐蔡十五年

當時下軍帥不曾出

以城下之盟而還十五年

城下之盟古人所恥如楚莊王伐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楚退師三十里方與宋盟以此見得恥之深

齊人賂晉侯十五年

此見當時諸侯相賂以私而略無忌憚於此可見當時風俗

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十五年

譬如他人有過則不諱親戚有過則有隱諱之意人情自應如此為尊者諱為親者諱固然而纂例乃云為賢者則不諱蓋賢者亦自有為諱之理若是賢者小過豈可不為諱若有大過則雖欲諱亦不可所謂

諱者皆是不忍言其惡却是忠厚之意不然則其弊
將至於簒弑之漸
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十五年
禮有上下有尊卑有隣國往來之禮此皆是天道如
此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葢自人言之則有貴
賤强弱有許多般自天言之天下人皆是受天之一
氣烏可以其幼賤而虐之左氏此等議論皆有源流
須當深沉細看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十六年

戎伐楚一段初是戎因饑來伐不過乘其饑耳其中庸人帥羣蠻以叛其勢甚鋭其兵甚衆是有意來伐楚至麇人帥百濮以伐楚其意亦不過如戎之伐楚當是時三處先後來伐楚其勢亦甚可畏須是要識他禦敵之方如此一段最要子細看成敗興亡及地

理險阻兵勢布置謀臣措置事事有之

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如伐庸　十六年

楚當時不伐麇而先伐庸者何故蓋當時病根在庸其所以引羣蠻共攻楚者皆是庸人倡之此所以先伐庸也楚當時所以使廬人七遇皆北蓋欲示甚弱之勢而使庸人以為不足與戰庸人既驕則羣蠻皆散不能合以攻楚則楚師可以大進而伐庸楚之計正在此然所以如此者必欲滅庸而後已蓋病根不

去則終為後患

我能往寇亦能往十六年

蔿賈是與子玉同時人到此亦甚老成所以為謀如此之審以此見國家不可無世臣

振廩同食十六年

當時各自有廩以備緩急若常時則藏而不敢發到此勢極事急故盡所有發之大抵做事須是如此決然倒斷然後成事況成敗在此一舉纔退縮畏避則

羣寇乘勢愈來攻擊不已以此知人立身亦如此須常振作不可蕭索過了使楚當此時不自振奮則烏保其不亡故楚自子玉死後其勢甚弱自克庸以後氣象殊别盖振廩乘驛皆是左傳中大綱目如此等事只有數件才識得此等事便會看史振廩是險要處皆有廩以備急難後世則無之蓋古人作事周備皆是閒時措置如臨時發運雖費十石亦卒運不得一石來

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十六年

楚謂之驛鄭謂之遽晉謂之傳皆是傳車古時遞鋪皆有傳車以待使臣之往來及有緩急告命之事此所係甚大如人之一身其血氣常使流通乃好自荆公以來却作等閑事看了其後遂廢往往以此為費用而不知是朝廷大事今之遞鋪雖有遺迹而人多不以此為事至于請給之類多不及時與之

齊侯戒師期十八年

齊侯戒師期或是戒約如定八年陽虎戒都車曰癸已至蓋平時兵皆散在郊野中必須約定期日畢至此是軍法當如此如違期則有殺無赦戒師亦有兩般有自戒國中士卒者此是也又有敵國相戒者

惠伯令龜十八年

令龜如儀禮喪服命龜曰無有近悔之類皆是

齊懿公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十八年

懿公無道之君既刖其父納其妻如何却不盡殺其子戮其夫乃使此二人居親近之地何故蓋懿公是自恃才勇底人意謂此二人常人所不敢與之同處者而我無所畏而且能為我用此無道之常態

公游于申池十八年

申池亦是可游觀處想多竹木可觀襄十八年云焚申池之竹木可見多竹木處大凡左氏載事雖小小事皆前後相應

乃謀弑懿公

懿公所以見弑於游申池之時者亦游觀處左右無備而此二人且處近職所以弑之無難

舍爵而行 卅八年

見得二人去時甚從容略無恐懼意此亦見國人皆惡懿公處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傳續說卷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樾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徐掄元

監生臣張金露

左氏傳續說卷七

宋 吕祖謙 撰

宣公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 元年

河曲之戰趙穿與胥甲俱敗軍謀何故獨放胥甲父此見得趙宣子私親處當時所以不便誅他時正為是親不敢行法耳自晉文公不殺魏犫而止殺顛頡此端隙已開然晉文公猶是國君趙宣子乃是元帥

秉國之法豈可徇私意此所以成趙穿弑靈公之事也

楚子侵陳遂侵宋元年

楚侵陳遂侵宋蓋陳與宋壤地相接

鄭伐宋囚華元二年

元是元帥華元被執此是大敗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二年

大抵事須一一點檢得致方可羊斟不與在元亦不

爲無失然華元之意正以親密待了羊斟所以不與者乃是親之也羊斟却是簞食豆羮見於色底故及戰乃特地馳車入鄭而使元爲鄭所獲於此亦見得華元平時觀人亦未仔細此等人一毫不到便易生怨平時亦有可見處豈可復置諸左右此是華元之失也然古人所以多以羊羮賜人者亦以羊羮賤者所常食故多賜之如戰國時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羮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此亦

見因羊羮而致忿者但羊斟是緣親密而不及子期是疎遠而不及

華元逃歸二年

華元當時所以能逃得歸時葢元自有此等才能觀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一段便可見

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二年

大棘之敗羊斟之罪也羊斟先歸宋何故不聲其罪而討之葢大棘之戰宋師大敗宋但見華元被囚而

亦不知是御者馳主將車入鄭乃所以敗之之由故羊斟雖歸而宋無人知之所以不討其罪然自華元初歸之時首正典刑誅羊斟以謝國人亦不為過觀元反告斟曰子之馬然也此亦是華元一時閒意思蓋大敗之後但當自責故以溫辭慰勞所以安反側之心此也是華元一時閒意思

華元為植巡功二年

植正是大司馬司馬大役屬其植蓋植在軍則謂之

將帥有大役則謂之植

使其驂乘謂之二年

亦是作歌以答之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二年

周禮冬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

犀甲不是犀角之犀只是今水牛之類合甲是合兩

皮以成者古時只用皮甲自戰國以後方用鐵甲

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二年

此見得華元知為人上之大體處

使婦人載以過朝二年

所以使婦人載葢不欲令人見耳如特地示威於衆時必不使婦人載也

會請先二年

葢士會言為輕在宣子是秉政大臣如不行時便無可說故士會請先時特地留一着在後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二年

古之君臣相見甚易亦無時不比後世分嚴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二年

士會引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葢具意謂事寧可使無始而有終不可使有始而無終若靈公初雖不君一旦能改時便是有終

君能補過袞不廢矣 二年

葢補過本是人臣之職今君若自能之尤善故士會特地褒獎他

鉏麑退觸槐而死 二年

柳子厚非國語中論鉏麑事謂宣子為政於晉如此分明鉏麑豈不知之特待假寐而後始不殺是不赦其大德而赦其小節也要不必如此泥葢俠士恃勇唯君所使初不問其人之賢否與其當殺不當殺一向恃力以前耳到得後來一見而便回轉了意思此亦俠士所見多如此

過三爵非禮也 二年

過三爵不必如禮中所謂三爵但提𢎞明見事急所以仗正義如此說正如樊噲脫沛公一般

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　二年

看趙宣子此言已全無君臣恩意了當時靈公雖無道然使賢者處之當不如此樂毅上燕昭王書儘好

宦三年矣　二年

宦是學做官底事業

既而與為公介　二年

公介是宿衛底人

不告而退 二年

不告而退却知是靈輒者何故葢當時為公介時必有姓名後來訪問得之

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 二年

趙盾弒其君太史既如此書諸侯之國史皆從晉史如此書然當時趙盾亦不為無意使盾無意時反必討賊可也焉可復使趙穿迎公子黒臀於周左氏載

孔子曰越境乃免縱使越境而反不討賊時亦不可況不越境乎此一段載夫子之言傳聞差了如為法受惡一句最説了本意然齊崔杼殺齊太史而盾安受之亦見宣子終是别看前時盾説棄人用犬雖猛何為已自有無君之心觀太史所言四句可見宣子分明弑君孔子曰五句恐非夫子之言豈有弑君之後纔出竟便可免罪

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 二年

驪姬詛無畜羣公子自成公方改更晉文公尚依驪姬制度何故蓋文公當時亦因循過了不曾整頓成公雖改驪姬之制立公族以總諸國子然亦有不盡處依舊親近者有在外底疎遠者却在内往往改制之時文襄所出在外之子弟不曾請歸來故有流離在外者其法竟不及自成公始公族大夫如成十八年晉悼公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又有掌公族大夫者又統管其餘公族大

夫餘子公行之屬國語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内事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此是掌公族大夫職事此皆是宿衛入宮中者最甚親近成十六年晉伐鄭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此處可見是近國語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穆子以無忌處公族而不能死以為深恥此猶可見其處親近之地所以為深媿也成公稍改得亦未有盡處依舊適子得為君者方得在内

其有不得為君者猶在外文襄所出之子弟亦不曾歸得想當時只是成公一派得歸

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二年

餘子在周禮則統謂之士庶子故士是適子庶子是妾子左傳則分而言之故以餘子為適子之弟以庶子為妾子周禮小司徒凡國之大故致餘子鄭注云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宫者也正義曰致餘子與太子使宿衛也夏官諸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

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征此國子不屬之司馬而屬之太子何故蓋古者太子與卿大夫之子同在學如國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乃命魯孝公於夷宫此皆是諸侯子弟同在學者又如楚世家曰當周成王時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

子年晉侯燮齊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此又可見太子素與諸侯之子弟相處朝夕習熟故後來諸侯之子立為諸侯時事太子為君此正是封建諸侯之本不如後世徒然封建且平日在學時必先擇其可以為諸侯者則他日立為諸侯有不可立者則不立也又凡國有大事天子親御六師時天子既與公卿大夫同出在外則太子却又與公卿大夫之子弟同守王宫於内此内外相維不可拔之根基此皆三代制

度學者所宜深考

君姬氏之愛子也二年

君姬氏者蓋周天子之女稱王姬諸侯姬姓之女稱君稱氏

趙盾為旄車之族二年

旄車之族注謂公行恐不應降在妾子之列但盾既讓括為適子故已之子居次而已

鄭穆公卒三年

鄭穆公事左氏所以詳載者葢鄭自穆公以後七穆之盛直至春秋末故石癸曰其後必蕃此皆是氏族左傳多留意氏族氏族是一件大事唐時尚有人專平生之功理會氏族者葢縁難理會後世氏族紊亂亦難盡考葢有公卿數世之後又有轉為皂隸者

公及齊侯平莒及郯四年

郯與莒並徐州地亦相近當細考之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四年

楚大國也郤曰獻正如君有饋焉曰獻相似古人不以此一字為重鼉是海物海近楚故有之

靈公名子公而弗與四年

此特一時之戲耳郤生出大亂以此人不可以戲謔為小事

子家懼而從之四年

此只是失之弱大率弱最不濟事故洪範六極以弱為先

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四年

子文之後却是子玉子玉之後却是蔿吕臣以此見鬬般非正繼子文之後言子文死後爲令尹耳

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四年

蔿賈謀譖子揚後來却又自不免蓋蔿賈畢竟是謀臣工正位次三卿位亦甚重如齊侯使敬仲爲卿敬仲辭卿便使爲工正他如襄九年宋使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昭五年季孫爲司馬與工正書服處皆

可見

圉伯嬴於轑陽而殺之四年

此見得越椒之族強盛處便要作亂蔿賈同爲卿而若敖遽興兵輒殺之自備甲兵以師於漳澨此見子越逼莊王之急然若敖之彊已見於六卒之時

王使巡師曰盡於是矣四年

此是安慰士心

虎乳子文四年

虎乳子文正如牛羊飲食后稷之類子文之字亦取虎文之義

君天也天可逃乎 四年

此方是分明見得大義

高固使齊侯止公 五年

宣公弑兄而即位不正所以有鄰國之侮況魯又近齊所以從來多懼齊

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 五年

諸侯之女下嫁大夫者亦有之如趙穿之類是也但不出於偪迫而強成耳

赤狄伐晉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六年

晉伐狄皆中行桓子之謀觀宣十五年桓子滅赤狄潞氏此可見始終皆出於中行桓子晉之規模當其盛時則經畧中國之諸侯及其稍衰則專攘夷狄從來如此當是時楚莊王方強晉稍弱則便去理會夷

狄如後來伐白狄之類皆是稍衰時便去理會狄事

以盈其貫 六年

貫如在繩索之貫不必作習字解

其在周易豐之離 六年

古人論易才舉一爻論時便是言其變如昭二十九年蔡墨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葢爻者

言乎變者也聖人作易時有這一爻時便有這一爻變故左傳論易雖論本卦此爻立文而此爻便自有變文也

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七年

此是王官伯臨諸侯之例其他如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單子盟于雞澤劉子盟于召陵皆是蓋晉是諸侯之伯王叔桓公是王官之伯位却在方伯上諸侯所以欲王官伯以臨盟者蓋欲假天子卿士之重以

令諸侯耳

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八年

秦諜是細容探事之人六日而蘇所以記其異

有事於太廟襄仲卒而繹八年

古人所以有繹祭時蓋是祭之明日又復會以賓尸故謂之繹蓋古人誠意敦厚不便蕭散故所以正祭後又有繹祭然其禮比正祭之禮則多殺鄭氏注儀禮云卿大夫既祭而賓尸禮崇也賓尸則不設饌西

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亦足以厭飫神天子諸侯祭於祊明日而繹有司埽室陳鼎之後乃議侑於賓以異姓宗人戒侑此是擇異姓賓之賢者以侑尸南面告於其位曰請子為侑其禮又不如正祭時甚嚴凡胙俎主人胙無體遠下尸也尸俎五魚橫載之者異於牲體彌變於神也豕脀無湆於侑禮殺也主人降洗觶尸侑降不升者尸禮益殺不從也凡此類皆繹祭之儀殺於正祭之儀者也盖繹祭正如待賓

而非十分如正祭故在商曰肜高宗肜日是也在周曰繹

楚盟吳越而還 八年

吳越自此方入春秋吳越在此時只是一小國未大強盛

雨不克葬 八年

雨不克葬當看胡氏春秋

諸侯之師伐鄭 十年

自宣四年以後晉楚俱欲服鄭鄭遂南北兩屬此可見中國夷狄盛衰

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十一年

看此一部書鄭始終謀策只是出於此子産所謂玉帛以待於四境惟其彊者從之與此一般

令尹蔿艾獵城沂十一年

令尹城沂須看處置規模土功是一件大事令尹如此亦見楚所以興處封人是周禮封人之類慮事是

謀慮此事分財用是看四隅所費多少各分於四隅主事之人免臨時交亂財用是應于築城所用之物版是所築之版榦是牆中之木有司不是都統役之人此是每處監臨底人

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十一年

晉求成於狄當時赤狄強感

非德莫如勤十一年

此勤謂勉力以求人

轘諸栗門 十一年

轘周禮亦有此刑

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十一年

夏州如戎州相似東晉時北方人在南方者一時聚落亦各從北方州軍之號今鎮江謂之南徐州者亦緣曾聚徐州人故也

且巷出車吉 十二年

鄭有大逵巷閭皆出車於逵道蓋九逵之逵兩旁皆

無居民只通商賈往來之路耳巷者乃閭門之巷各自其閭出車於巷古者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一閭各環以牆一閭共一門出入謂之閭門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十二年

肉袒牽羊是降底禮數如面縛銜璧之類

使臣妾之十二年

古者有良人有賤人如為妾時則世世曰妾以其賤也如後周滅後梁時虜其君與公卿大夫皆為臣妾

徼福於厲宣桓武十二年

鄭大宫世祀厲宣故當時有曰鄭祖厲王古者諸侯不得祖天子此何故却祖厲宣葢諸侯不祖天子周初制度也到春秋時亦潛僭

彘子以中軍佐濟十二年

泌之戰荀林父士會欒書之徒皆不欲戰唯彘子一人凶暴不從上令遂致喪師論來先縠剛愎非可告語唯有殺之爾然則林父何為不殺曰春秋時却未

嘗有殺軍佐之法問當初彘子獨濟自可不恤曰不然若此人剛暴一向直前喪其偏師亦是敗也如城濮子玉中軍雖不敗左右師潰亦是敗績先縠雖獨濟郤是一體事故不若大軍盡從郤有幸勝之理

伍參言於王十二年

觀伍參言晉國諸帥一節曲折非是孫叔敖不知但叔敖國相自是知體當是時楚已自彊若能自全爲上戰危事也勝負成敗繫焉伍參誚孫叔無謀渠自

不知叔敖若謂伍參言於楚子者孫叔所不知此大非也

楚少宰如晉師十二年

觀當時楚少宰如晉師辭命亦煞商量言語甚是謙遜曰我但聞得鄭自來屬我我不知其他晉士會對得亦是正是就渠上對非諂也彘子專命擅改亦竟何益勝負却不在此也遷大國之迹於鄭是說要逐你出去

丙辰楚重至於邲十二年

以乙卯戰於邲而丙辰楚輜重始至蓋楚軍制輜重常後大軍一日故無鈔擊之患若後世多不知此是以或為人先擊輜重而至於敗者多矣

楚子不築京觀十二年

潘黨請築武軍為京觀楚子不許看此一段楚興氣象自别或問曰楚莊不知大義如問鼎事何如曰他本是蠻夷不可以此責他但看右尹子革對楚靈曰

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便自可見自商時渠亦未嘗

剸服觀詩商誦可見只是後來漸感然後漸學中國

盟會制度東坡作王者不治夷狄論謂秦楚流入於

夷狄正是倒說蓋秦楚正是夷狄漸流為中國非為

夷狄也問鼎之事不必責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十二年

此與孝經事君章所說同蓋是事君常道

晉原縠盟清丘十二年

先縠既敗後晉何故又用他主盟葢先縠是當時之卿

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名之也十三年

先縠名狄他亦是自見邲敗不得志所以如此

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十三年

論來先縠亦不至滅族言先縠自取其罪注中極好

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十四年

衛殺孔達以說於晉此與定十年董安于事相類皆

諸侯殺大夫例說如解說之說

中行桓子曰示之以整十四年

蓋自邲敗之後仍舊整齊示軍容不減前日之舊

使謀而來十四年

是使鄭自與一國公卿謀

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十四年

此便是叛楚了蓋子良是有謀底人不留在楚則其意可見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十四年

楚無假道於宋鄭亦見莊王邲勝之後驕心發見處假道之禮有二有君命假道者如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之類有使臣假者如聘禮曰若過禮至於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朝曰請帥奠幣下大夫敢以入告出許遂受幣之類

見犀而行十四年

此便是以其位傳其子與見涵之類皆是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十四年

此見得楚軍素備要去便去不是臨時旋辦若吳漢士卒常衣糧整備有變即起

屨及於窒皇十四年

古人平居不著屨出則履屨此處亦可見

孟獻子言於公十四年

孟獻子言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

是有容貌采章此皆是小國朝聘大國之禮當如此嘉淑而有加貨嘉善也淑好也若大國有喜慶典禮如納夫人之類則加貨物以聘之杜氏注謂主人荅賓之禮以本文觀之皆無此意若從杜說則謀其不免一句說不通謀其不免者言小國之所以事大國如此者皆是以謀其不免致討之意看莊公二十三年庭實旅百杜注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此說却是

伯宗曰天方授楚十五年

此說未嘗凡事更不去做只推在天亦不可

高下在心

此一句若與下面數句不類然皆是含蓄之意凡事之輕重高下皆藏之在心

楚登解揚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十五年

樓車是軍中別是有望遠之車又不是兵車

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十五年

築室反耕者示為久遠之計此亦見楚子出兵久糧

已盡公年子載子反曰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亦可

見縱宋人不與之盟楚亦自退

華元夜入楚師十五年

杜氏謂因其鄉人而用之在兵法亦有之

宋及楚平十五年

子反未起間華元至亦是元脅之而與之盟不然殺

子反亦不可知

棄仲章而奪黎氏地十五年

此非兩事恐奪黎氏地時仲章也曾諫了

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 十五年

紂有億兆人離心離德此是恃衆手格猛獸強足以

拒諫此是恃才

文反正為乏 十五年

此古者篆字體中有之

盡在狄矣 十五年

謂狄皆有之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十五年

三人皆是畿內諸侯如魯有三桓晉有六卿左氏所以載者見王室之弱

晉畧狄土十五年

晉之規模纔是本國強盛時專與楚為敵若楚強盛時則與戎狄為敵此是一部左傳綱領其後至魯昭公之世晉猶伐狄未已所以至三晉之強爭相侵奪亦有許多地

及雒魏顆敗秦師於輔氏十五年

此是伐狄還而與秦師相遇秦報河曲之役魏顆一

段大槩甚好只所載夢之類亦難信

晉侯賞荀林父狄臣千室十五年

千室正是百乘之家蓋十家出一乘公孫免餘曰唯

卿備百邑百邑共一千家此亦十室之邑非成周四

井之邑如論語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及十室之邑如

鄭賜子展八邑及公孫免餘辭邑六十皆同邑是小聚

春夏出廬舍之邑若周禮四井之邑則其地制皆大與此不同

晉士會滅赤狄十六年

當時晉既無如楚何卻去這邊開拓亦是彊國規模

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十六年

見得當時上卿爲元帥皆命於王大抵諸侯之正卿皆出於天子之命若次卿下卿卻出於諸侯齊管仲辭上卿之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卽天子所命

也如漢制諸侯守相乃是天子所命餘官皆諸侯自命之七國反後餘官亦不得自命矣晉欒盈過周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杜預注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於此可見諸侯之正卿皆命於天子大率晉命中軍帥未嘗請於王此特請者何故蓋以其敝冕之服也

晉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十六年

晉太傅與成周時三公之太傅不同何故蓋三公論

道經邦何嘗管事晉之太傅郤聽命於上卿如趙宣子為國政時以授太傅陽子處可見又國語載叔向為太傅實賦禄皆是理會小事亦可見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十六年

此是范武子德望所感民自不敢欺他列子載斯事謂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閒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

子曰吾君伺視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云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慝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此事雖出於當時

寓言意思却儘好

成周宣榭火十六年

宣榭恐是宣王之廟亦不可知

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十七年

如穀梁所載禿御禿跛御跛皆是傳聞之過不可信

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十七年

凡隣國之使至節次自有許多禮數待他郤子既先

歸故使欒京廬待其禮畢

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十七年

是時三子同來而晉因之三處

晉侯衞太子臧伐齊齊侯會晉侯盟於鄟以公子彊為質於晉晉師還十八年

初間郤克銳意伐齊却到此便反是如何蓋當時晉君本不欲去伐齊而出於郤克所以畧伐便還觀十七年請伐齊晉侯弗許事可見後因魯衞請所以亦便從之

邾人戕鄫子於鄫十八年

邾與鄫是隣國鄫却又小於邾故邾人所以常欺鄫
觀向來宋襄公時邾人用鄫子於次睢之社處可見
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而失大援者仲也夫十八年
觀文子意思假正義以濟其私葢欲去東門氏耳然
宣叔既怒文子之言何故却又曰許請出之此葢順
文子之意言子如欲去之我即爲子去之看此意思
則前時去莒僕之意亦不見是十分好向時博議所
論是却是但太過耳大抵文子在家言之却好自魯

看來却不好正如莊王在楚却好自中國言之却不好後三家專權皆是此始

子家壇帷復命於介十八年

壇帷有兩般古時祭鬼神時除地為壇有他般做事時亦有壇如後漢范冉傳王奐遷漢太守將行時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此亦是古制尚在者

即位哭十八年

即位哭是設子家位次

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十八年

言其出奔從容所以善之胡氏春秋一段亦當看